學佛在治學上的應用

師大・吳武典

禪宗六祖慧能聞到金剛經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一句，憬然有會於心，遂悟了道。這八個字，初不明所指者何，及再三咀嚼，始覺義蘊無窮。

從金剛經上看，這句話的意思是：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從反面理解，也就是「生清淨心」。學佛而能生清淨心，才算得深解「空」的義趣，不入斷常之見。如何算得清淨呢？那就要放棄一切執着，破除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些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諸根所生的諸欲，使心不住境，境不住心，到達這種地步，即生淨信，信心清淨則實相般若可得，如來可見。也就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了。所以須菩提說：「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」佛說：「應生無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即爲非住。」若心有住，即是着了相，當知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着相就不能見眞如了。

所以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眞義，就是徹底的捨，到最後並捨亦捨，如此才能窺得第一義諦。

其次，佛教是求般若（大智慧）的宗教，般若修持之法，可以「清淨虛空」四字概括。心中不存一念，不留一法，即是清淨虛空；有一念存，即破壞清淨；有一法留，即損害虛空。此心要如行雲流水，物來則應，物去不留。此種學佛的態度，亦可用到治學上面。治學的態度，最重要的是「虛懷若谷，不斷精進。孔子說：「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」旨在破除治學上要不得的意氣，武斷躁進，固執及唯我獨尊的觀念。大學問家無一不是謙虛爲懷的，孔子說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——蘇格拉底更對人自稱無知，他說：「我沒有知識，但我比別人高一等的地方，是我知道自己無知。」這與中國先賢「聖人常自視不如人，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」的話，如出一轍，他們都能去掉自矜自伐的習氣把自己看成一張白紙，所以成就了他們淵博的學問；語云：「水唯能下方成海，山